

全華叢書



金華叢書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九

立政第二十一

周書

無逸立政二篇相爲經緯者也以無逸之心明立政之體君道備矣無是心則雖具舉政體不過在方冊而已故先之以無逸有是心矣而不知所統則與漢宣隋文相去蓋無幾也故繼之以立政

周公作立政立政

自立政而後周公不復有書矣在百篇中則是篇乃周公絕筆也爲治體統固臻其極至於反覆申

重之意忠愛惇篤之誠深長遠大之慮學者當於
言外體之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
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
知恤鮮哉

成王之爲王久矣周公方拜手稽首而告之何也
蓋成王前此幼沖素倚成於周公雖居王位習而
不察猶未知其難居也故周公致敬盡禮告而警
之曰嗣天子今爲王矣其可不棄爾幼志而深思

天位之艱乎既警之以爲君之難彼方震悚而未
知攸濟乃悉數治道綱領以咸戒之則入之者深
而聽之者不敢易矣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
衣虎賁所謂爲治之綱領也常伯常任準人議政
而在左右者也綴衣虎賁共役而在左右者也尊
卑雖甚有閒然職重者有安危之倚職親者有染
習之移其繫天下之本一也常伯常任準人卽下
章所謂三宅之事也以文意考固知其任大體重
然於三代之書他無所見意者公卿輔相之別名

歟官之有別名者其來已久相也而或謂之阿衡
保衡卿也而或謂之祈父農父然則常伯常任準
人者是三代輔政之別名耳說者乃配合之俾合
有攸司則皆意爲之也綴衣虎賁特於侍御僕從
之中錯舉二者以見其餘耳綴衣蓋常張帷幄者
也周公旣言復嘆息自古爲天下者果能休嘉此
數職知憂恤審擇之者蓋甚鮮焉先言休茲而繼
以知恤者必知建官置職之美意然後能深以爲
恤也常伯常任準人之官豈高位重祿而已乎彌

綸康濟其職蓋甚休也綴衣虎賁凡僕御之官豈
頤指氣使而已乎薰陶移養其職蓋甚休也其職
之休如是其敢恬不加恤使非其人處之乎惟深
識建官之美意故深嘆其休而使成王深繹之也
百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
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
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
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
暴德罔後

周公既嘆知恤者鮮矣復厯舉知恤者以告成王
夏也成湯也文武也皆知恤乎此者也古之人迪
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者求賢任官世
主曷嘗不誦此語哉貌敬而情則疎也聲善而中
則不然也凡此皆名爲之而非實蹈之也若有夏
先后則既允蹈之矣迪云者蹈之之謂也乃其國
家所以大彊者以能籲召賢俊知尊上帝之實而
已子克家則父尊言其幹父之蠱也賢在位則上
帝尊蓋其代天之工也籲召賢俊固所以彊國必

引之至於尊上帝者蓋夏后氏之號召賢俊本以
共代天工發於公心非欲私彊其國家也大競之
效猶響應聲而匪求之也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
者雖旣號召賢俊苟工於招納而拙於採擇猶無
益也統名之則曰俊而其所以爲俊者或直而溫
或寬而栗豈一途所可識哉不能實知篤信於九
德之行雖隨其鑒裁各有所獲然得之於此遺之
於彼必不能盡入彀中也迪知者蹈知而非苟知
也忱恂者誠信而非輕信也知之深而信之篤也

自臯陶以九德授禹夏之先后蓋世守之以爲知
人之法矣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
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者夏之羣臣見其
君於賢實知篤信如此乃敢告教以圖任之要也
苟此意未孚於下則臣亦豈敢遽進其言哉坤道
固不當先倡也噫人臣之難進言固矣人君之得
聞忠言抑甚難也始焉拜手稽首而曰后矣敬告
以爲君之難也終焉厯敘事牧準而曰茲惟后矣
中告之以爲君之職也乃事乃牧乃準卽前所謂

常伯常任準人爲治之體統繫焉宅是三者人君
之分畢矣常籲俊之後羣賢四集天下惟觀三宅
之舉以爲向背政柄有歸則庶官列位隨材授任
蓋有司存非人主之職也周公之戒成王自綴衣
虎賁之外其禮其辭與夏略同然則以圖任三宅
爲人君之職者三代告君之常法也表親近之職
使人君不敢輕者周公養源之精意也謀面用丕
訓德者夏之羣臣旣以宅三宅爲戒其君於是謀
以博詢之面以親驗之用其大順於德者焉則乃

宅人者必如是乃可謂之能宅人蓋大任不可輕付大德不可小知必參人已然後盡也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者方夏之盛任三宅者如是之詳及其衰也遂至於曾無義民言皆不義之人而無一君子也茲乃云者此乃三宅之位非他位也猶無義民則餘可知矣然非人材果劣於往日也桀之惡德弗作往日任用而已往惟俊德是任效見於有室大競桀惟暴德是任效見於絕世無後信乎存亡在所任也

亦越成湯陟不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卽宅
曰三有俊克卽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
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
德賢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
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侔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
萬姓

凡典禮命討昭著於天下者皆上帝之光命也成
湯之升大治之使章條炳蔚所謂陟不釐上帝之
耿命也然湯所以大治之者豈一手足之力哉亦

曰圖任三宅三俊而已乃用三有宅克卽宅曰三
有俊克卽俊言知之之明也所用之三宅實能就
是位而不曠其職所稱之三俊實能就是德而不
浮其名未卽宅未卽俊之前知之者獨湯既卽宅
既卽俊之後則夫人而信之也三俊說者謂他日
次補三宅者觀夫宅以位言俊以德言意其儲養
待用或如說者之所謂歟高帝儲參陵平勃於身
後迄能定再世之亂諸葛亮儲琬禪允維於身後
亦能持循數十年况三代所以爲社稷長慮者股

肱心腹之任固宜預求其繼也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言待之之恭也嚴事賢者一話言一舉措惟大則效之而罔有疑貳然後能用三宅三俊而俾自竭所謂學於伊尹然後臣之斯其一證也後世始有駕馭臣下之論抑不知可得而駕馭者姦雄狙詐耳苟操是心賢者其肯委身乎成湯所以克用三宅三俊者特嚴惟丕式以極其恭不聞其駕馭也知之既明待之既恭賢俊奮庸登于至治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近者察之詳其情未易齊

畿甸之協則純之至也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遠者及之難其德未易徧觀法之同則大之至也至純至大治道無餘蘊矣周公旣述成湯乃慨然發嘆於紂德之昏所與其國者惟羞刑暴德之人羞刑者宜進刑戮者也所與其政者惟庶習逸德之人也庶習者備諳眾醜者也庶習逸德之惡甚於羞刑暴德故其政之任亦親於共國焉舉賢者拔其萃嗜惡者從其尤皆用其極者也紂淫昏不欽天職故帝欽罰之使我周集有華夏復用商所受

之命同治萬姓焉欽者天之理紂之于罰背此理者也周之有夏順此理者也非有罰之者而罰至亡國非有使之者而使其有夏是所謂天理也冠之以欽而繼之以罰以侔言其背此理也以至於所謂式商受命亦非外此理而復有命也合周公論夏商之興亡不出於任用得失之間立政之體統其在茲乎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